

映日莲花

□吴玲

写荷是不讨巧的。可是宿州二日，先是在新汴河游赏了薄云雾月下的莲池，接下来又乘兴前往洪泽湖，兴观芦苇与芰荷。两厢对照，心下思忖：此行，若无映日莲花便短了许多意趣。

昨夜屋外簌簌飒飒，转又滴滴答答，一夜的雨，是江南“梅子黄时雨”的雨，让人有置身世外之感。晨曦微露，仍没有消停的迹象。闭着眼睛，想来在这密密仄仄的细雨里，那新汴河与洪泽湖里的荷俱是碧叶风举楚楚可人，抑或愈显一份“出污泥而不染”的清逸，“濯清涟而不妖”的素洁了罢？前几天几人读红楼，在就花居的庭园里，琴与茶自然是少不了的。

看见乍开或正盛的佳卉，有姬小菊、涌金莲、三角梅、蓝雪、马鞭草、百子莲、猫尾草、鸢尾、紫薇、木槿等，偌大个热天，园子里满开这些极美极妍的花儿，由不得想起小时候的光景来。彼时，住在偏僻的乡下，既贫且钝。乡下四季分明，所见的菜蔬和农作物都很亲近，模样是烂熟于心的。而那些不计其数的花花草草呢，它们是不能吃不能喝的，贴近的程度自然就大打折扣了，叫得出名字的无非是榆、槐、椿、泡桐、巴根草、稗子、豌豆、指甲花、美人蕉之类的。不像现在，读书品茗赏花，是趣味，却也有些附庸风雅的味道了。

而荷就不同了。从前的夏天，荷塘到处都是。草是香的，天是蓝的，风是软的。荷花盛开的时候，日头最毒，天气最热，知了叫得最欢。我们贪恋荷塘的清涼与野趣，为碧荷的美，为晚霞里的红蜻蜓，为青荇淤泥下的菱藕，又可戏水，捉

鱼，摸田螺，该是多大的诱惑。疯足了，耍够了，摘一柄荷叶顶在头上，顾不得嘴巴乌紫，一边光着脚丫子走，一边还不忘“咔嚓咔嚓”地嚼，任凭它藕丝牵衫。少年不知愁滋味，童稚的快乐与满足原就是如此简单。夏天一转眼过去了。童年一年年就这样过去了。忽忽，几十年过去了。

众荷喧哗的时节，常常会选一个人，去看荷。北京的颐和园、杭州的西湖、南京的玄武湖皆是赏荷的佳妙之地。亦见识过湖州莲花庄、水墨南浔小莲庄里的荷，湖光山色亭台楼榭作了大自然的背景，远山如黛，一泓碧水里，田田的叶子间，一枝或数枝莲，袅袅婷婷清逸出尘，仿佛天地间即刻安静和清爽了许多。印象中江南园林里的荷是断然少不了的。我所在的城市，公园里亦有将荷种在偌大的陶缸或矮罐里的，一年四季，皆有别样的风致。当然，这些都不是我童年乡下所见的荷了。那时的荷塘，乌油油地绿着，荷叶阔大肥美，气象深幽，那莲，白的、粉的、嫩柳、鹅黄，一枝枝清艳夺目。清晨，翠绿扎眼的叶脉间，有晶莹的露珠滚动，许多个小太阳在露珠里闪闪发光。

母亲搬离坍塌的村庄时，我于老屋不经意的墙角处，竟也觅得一只种了荷的宽口大缸，是母亲的旧物，哪里舍得弃置不理，掏尽乌油油的泥巴，洗去污渍。梦想有一天书房的露台上，植一盆荷亭亭碧翠，也有一两枝莲翩跹起舞。

话说此趟洪泽湖之行，我们是乘着画舫于湿地里赏荷的。洪泽湖于丙申冬月来过一次，是许辉先生的文学纪念馆揭牌之日。记得云君曾笑

言道：“‘蒹葭苍苍’的气象算是见识了，只是错过了‘山有扶苏，隰有荷花’的画境，未免可惜了。”因从新汴河驱车往泗洪，又沿途谒见大运河遗址与虞姬墓，时近晌午，我们乘坐的画舫终于驶进了内湖。但见岸上渔樵清歌金花照眼，湖中则曲桥蜿蜒芰荷飘香。四下里眺望，荷花与芦苇成了万顷碧波中真正的主人，让人对接天莲叶由然生出膜拜与虔诚来。举船皆屏声静气时，忽有一鹤俯冲下来又迅疾振翅远去，忙忙地追随，旋又见舵手掉转船头，驶向密仄仄的河汊深处，则更是芦蒲天森百鸟和鸣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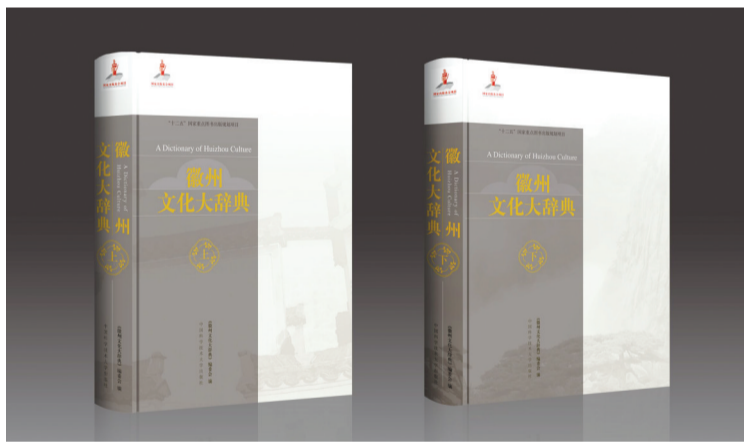
倏尔，从蒲苇丛中腾空窜出一团“篝火”，顷刻又飞出一阵“枪林弹雨”，众人因不得空听船娘讲解，都被唬了一大跳，本来是站在船首尾观风景的，这么便急忙往舱里躲闪，画舫亦随着摇晃起来。原来此处便是模拟当年新四军狙击日军激战场景的。亦有中途登舟下船的，水路窈窕中，看莲的心便多了几分敬畏与庄重。许辉文学馆就坐落在洪泽湖湿地公园古徐水街。许辉祖籍泗洪，成长于宿县，皖北大厚的人文底蕴滋养了他平厚宽博的文学情怀。《涡河边的老子》、《走读淮河》、《河西走廊》等著述可视作家用生命为他的母亲河树史立传的文化思考。如此，嫣然回眸时，那花与人，人与文，皆在满目的绿苇红荷中交相辉映恍然生色了。

多年前，我们的安徽老乡张恨水曾戏谑莲花应为杭州市花，理由是，杭州以西湖名满天下，莲是与湖有关系的。而且更可象征杭州的闹中见静。此见不差。

一部填补空白的徽州文化百科全书

儿时的夏夜

□孙希萍



□项贻随

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组织百位徽学专家打磨数年的《徽州文化大辞典》已经正式出版。这本辞典，13部61类，1万余词条，340余万字2000余幅彩色插图，洋洋洒洒，皇皇巨著，算得上是已经面世的徽州文化读物中的“大块头”。

首先，内容权威。近百位徽学专家与辞书专家组成编写和修改团队，反复打磨，数易其稿，前后召开大小十余次编写会议，组织相关编写团队进行数十次田野调查，还历史真相。

其次，叙述严谨。各词条的释文内容，凡学术上有定论者，均按定论介绍；尚无定论者，仅作客观介绍，或诸说并存，或以一说为主，兼述其他。释文内容以史料为依据，结合田野调查进行客观叙述，不做主观评价。

第三，结构合理。徽州不仅有闻名遐迩的黄山风光，有齐云山、牯牛降、清凉峰、新安江等大好山水，还有以“三石”（石鸡、石耳、石斑鱼）为代表的物产资源，更有以宏村、西递为代表的文人聚落及以徽茶、徽漆为代表的社会经济。这里不仅是程朱理学的发祥地，是许国、戴震、詹天佑、陶行知等名人的故里，还是

新安派画家创作的摇篮。这里有世界文化遗产，有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。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徽商，等等。作者将“文化生态”置于第一部分叙述，以“自然—人文”为主线，中间用“衣食住”过渡，层层递进，引人入胜。

第四，内容全面。全书分“文化生态”“宗族文化”“徽商文化”“学术宗教”等13部，涵盖徽州文化的各个方面。在精神文化方面——思想学术领域、文学艺术领域、印刷出版领域、医药卫生领域等，物质文化方面——社会关系领域、社会经济领域、社会生活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领域等，都做了详细的介绍。

最后，规范活泼。全书严格按照辞书的规范进行设计，前有凡例、分类词目表、前言、序，后有附录和词目拼音索引、词目笔画索引以及后记，正文用词条开头，释文严格按照“辞书八体”叙述。徽州文化内容的丰富多样性，又决定了本书不同于一般的辞书，全书有2000余幅精美插图，用以对文字的说明与阐述。这种图文并茂的编撰方式，为读者提供知识的同时，也给读者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，使徽州文化深入人心。

又是夏天，窗外月色美好，我不禁想起儿时的夏夜！

太阳早已落山，可酷暑的燥热却经久未退，知了似乎叫得更起劲。那时，村子里家家没有空调，没有电脑，没有手机，只有一两户人家有电视，但经常没有电。家里太闷热了。

人们三三两两地出来纳凉。大人们喜欢聚在一起，聊天，说笑，有时唱淮剧。那时候很多人喜欢唱淮剧，我家门口经常摆一张桌、一盏灯、一本唱本，戏台搭好了，想唱的人，轮番上台，尽展歌喉，拖出那婉转而绵长的淮腔来。围坐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，不觉间放慢了扇子。

我们孩子，喜欢聚在一起，玩萤火虫、捉迷藏、捕鱼虾、看电影、偷葡萄……

我们手拿小扇，追着喊着，一惊一乍地，捉那一闪一闪的萤火虫，放在浅黄的瓜花里，做成可爱的小灯笼，拎着小灯笼走路，神气十足。有时，我们把萤火虫放在平地上，踏出一条细细的萤光线，据说这线越长，稻穗结得越长，大人们看着长长的萤光线，谈论着稻子的收成，我们听着，又好奇又兴奋。

邻家的男孩，叫亮子，比我们稍大点，天天领着我们捉迷藏。他常常选年龄小的同他一组，我们稍大的一组。轮到他们找他们，亮子就把那些小家伙藏到很脏的地方。譬如，茅厕边、草堆里，还给他们盖上很多草，有时他们憋不住、自个儿爬了出来，浑身脏兮兮的，头发上沾满了草叶，乱蓬蓬的，像鸡窝一样。我们看了，都哈哈大笑，那些小家伙们，看我们笑，也跟着笑。

我们有时捉鱼虾。我们挨着水码头找，手电筒一照，那鱼啊虾啊蟹啊，在水中看得清清楚楚，我们用淘箩子一舀，便能捕到活蹦乱跳的小鱼儿或大虾儿。那蟹更是笨拙，我们对准它，用手猛地一捏，它只好收起那张牙舞爪的吓人样，乖乖就擒。

方圆五六里，有时放露天电影，机会非常难得，我们必须去。去的时候，我们三五成群，兴致勃勃，不管跑多远，都不觉得累。回来的时候，夜已深，但谈及电影里的人物和情节，同样兴致勃勃，仍然不觉得累。

月夜，静悄悄的，整个大地都进入了梦乡。我们却毫无睡意，因为惦记着人家长的香瓜、梨、葡萄等。那样的时辰，夜深人静，大家睡得沉沉的，最适合偷瓜偷梨偷葡萄。我们几个小伙伴，悄悄潜入目的地，分工合作，不费工夫，偷摘的果子就装满篮子。接着，飞速逃离，躲到隐蔽的地方，津津有味地分享果子，又甜又美。

如今，夏天又到了，家里有电视、有电脑、有空调，又清凉又舒适，可每当想起儿时的夏夜，我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！